

一點點的心

一點點的心把我帶回這個以為永別了的城市——紐約。

「再見」是非常奇妙的名詞，一生中不知要覆述多少遍。分別時說再見，強調的却是再次的聚合，透露人世間牽扯不斷的網絡關係。離開時思潮澎湃過，淚眼婆娑過，再見面時別有一番滋味。

尚未剝落的記憶融入現實的紐約街景，人車匆忙閃逝。林肯中心歌劇院透明玻璃窗內，依舊輝煌著夏格爾充滿夢幻色彩與情調的大壁畫。往對街林肯廣場戲院的看板一望，「點心，一點點的心」(Dim Sin: A Little Bit of Heart) 掛在那裏。再見紐約，再見王穎導演的片子在首輪藝術戲院上演是一大驚喜。

王穎是個有心人，這可以從他兩年多前拍攝的低成本影片「尋人記」(Chan is Missing) 看出。美國華人社會第一次這麼真實地在銀幕上呈現。這以前，華人在

政治夾縫中的徬徨，在次文化中的日常生活點滴，從來不構成美國劇情片的主題。王穎的「尋人記」幸運地得到紐約名影評人的識拔，當時在美國四十五個城市的戲院獲得放映權，賺了錢，再攝製第二部影片「點心」。

說來有點心酸，不論在何處生存，中國人常為環境所限，必須具備刻苦和忍耐的本領。阿Q精神適量的發揮，也能產生相當的成效。「尋人記」最讓美國電影界驚訝的是，它只花費了兩萬兩千多美元。對拍攝記錄片心癢難熬的我，那時候趕緊買了一本電影雜誌——為瞭解王穎如何以低成本攝製這部記錄片風味的劇情片。這位來自香港的年輕導演，先在加州中國城找了一份工作，真實地投入華人社區。再根據他親身的觀察與體驗發展電影劇本；同時建立了各種人際關係，得到許多免費的協助。這不是與人類學田野工作強調的參與觀察不謀而合嗎？這個發現印證了我原來的推想，並佩服王穎肯下這樣的工夫。

影像的東西企圖用純理性分析，往往徒勞無功。我一向直接以心去測度一部影片。片尾字幕消失，幕徐徐拉上時，如果有全然滿足和依依不捨的感覺，我認定它是好片。點心，一點點的心牢牢扣住我的心。

「點心」沒有濃烈的佐料，可是由口入心，滋味無窮。同一天看了另一部描述華埠的影片「龍年」，滲入各種刺激性調味品，也許是刺激過度，演到一半，我

的感官疲憊得昏睡過去。再睜眼，男女主角床戲剛結束，真是抱憾不已。平常一部節奏緩慢、沒有高潮的影片，會使觀眾注意力分散。「點心」或可歸入「淡」「慢」類型，不過看的時候一點沒有滯悶感，我一個鏡頭都沒漏失。戲院內觀眾不時發出會心的笑聲（不是歇斯底里的爆發），和我一樣的入神。

這樣的美感經驗並不陌生，多年前在紐約接觸小津安二郎的影片時就愛不忍釋。後來看了幾部師法小津的影片，包括他的門生拍的「白蘿蔔與紅蘿蔔」（大根人參），都是貌似而神離，表現不出小津影片那麼豐厚質美的精神內涵。我的心告訴我，「點心」達到了小津的高遠境界。

有人因為「點心」帶有小津的「日本味」而減少對它的喜愛。我想，如果小津不是日本人，也許中國朋友不會覺得與小津影片神似有什麼不對勁。其實，它的片名就標明不是西餐或日本料理，而是中國味的廣式點心。

「點心」一語雙關，它是一點點食物，也是一點點心。這部影片從稀鬆平常的飲食起居、打掃應對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，洋溢著中國文化特有的口味與人情味。小津的影片正是如此，藉著家庭人物日常生活的細節顯現日本文化的神貌。小津片中常出現一對父女，「點心」的主軸則是一對住在中國城相依為命的母女和一位叔叔。飾演母女的聽說在現實生活中就是母女，王穎編劇便是根據這個女兒

的構想。

攝影機沈穩地捕捉鏡頭——窗簾輕飄，繡花鞋並立，波光水影晃盪，人物自在移動、悠然地對話。每一片斷都是一小碟精緻可口的點心。對白精簡，淡淡幾句却有豐富的意含。譬如：

——母親與叔叔坐在室外捧著餐廳帶回的麵盒邊吃邊聊。叔叔說：「女孩即使離開中國城，中國城不會真正離開她。」

——母親要女兒把蛋糕端出去給麻將桌上的女伴吃，女兒斷定他們會問：「什麼時候吃妳的喜酒？」果不出所料。

——叔叔接到生日禮物時發現：「這不是我送出去的那瓶洋酒？怎麼又轉回來了？」

——女兒為母親準備公民口試：「誰是美國第一任總統？」母親茫然以對。

——「中國男孩如何？」女兒朋友問。「dead woods (死板)！」

——「嫁給我怎樣？」叔叔問。母親不答。她相信算命的話，今年會死，死前要返鄉一趟告別。

——叔叔躺在床上感嘆地說：「現在吃不到蝦醬鴨了！吃不到鴨雲吞了！吃不到魚翅湯了！」

——女兒爲母親梳頭、拉棉被，一句話沒說，情意無限。她有男朋友却不急著出嫁，全爲了母親，特別要在母親的「最後一年」伴隨她。

——母親由中國老家返回美國住所的那一天，女兒嘗試包粽子：「看多了就學會了。」

——母親欣然轉向女兒：「六十年一輪迴，我又遇到算命的，他說我不會死。」淚珠從女兒眼中流到帶笑的唇角，是全片的句點。

從編導精挑細揀的這些日常瑣事中，觀眾品嚐著中國文化。中國倫理親情不需刻意雕琢便自然呈現。不少中國傳統的美味「點心」，在八十年代的美國華人社會失去了，但還有一些隨著習俗傳下來。片子裏白光低沈的歌聲一度響起：「花落水流，春去無踪，祇剩下遍地醉人東風……」

以單純的形式讓一個民族文化的「心」點滴流露，確是小津首創的。王穎取用了這個樸質無華的坯，燒出中國味的陶器，自有其獨特的藝術地位。

只要有一點點堅持的心，就可以走上嚮往的路。王穎的「尋人記」，當年這樣鼓舞著我。這一點點的心，把我帶回紐約。

美國自然史博物館連著四晚燈火通明。人潮湧向售票口，魚貫進場。「瑪格麗特·米德紀錄影片展」已經舉行第九屆了，主辦單位從世界各地數百部有關社會

文化的紀錄片中挑出了四十四部，公開展示。「神祖之靈歸來」這部我回臺灣以後拍攝的克難紀錄片，被安排在第一晚宗教部門的首場展出。

三年前在紐約僅修過一學期共兩門電影製作的課程。回臺灣決定拍部紀錄片，真有點不知天高地厚。第一回到排灣族舉起老式上發條攝影機手都在發抖，實在只有一點點信心，深怕底片沖洗出來是見不得人的怪物。最難堪的是只有一點點的錢。王穎的「尋人記」也是用十六釐米拍攝的，後來才放大成三十五釐米。他的用片率是五比一（每拍五呎選用一呎）。紀錄片公認要耗費較多的底片，但限於經費，我們的片子是三比一。全片三十五分鐘只花了臺幣二十萬左右（約五千美金）！

如果論技術與畫面品質，這部影片絕對無法和影展入選的其他紀錄片相比，却受到主辦單位的垂青。這片子我在條件許可的範圍內盡了力，但距離理想還遠。看完「點心」，我那一點點的心更加堅定。真正的美與價值存在於那些看來尋常的人事物中，值得投入畢生心力把其中精義挖掘出來。

紐約，再見了。燈火起處，再見臺北。

（原載於74年11月「張老師月刊」）